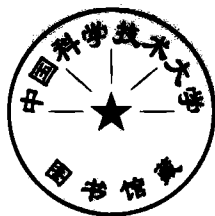




雪 岩 紅 燈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雪谷红灯

(散文集)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4月第1版

1972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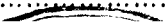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目 录

缩 影	鞍钢炼铁厂 李克夫 (1)
号 子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创作组 (6)
乌兰其其格	石 扬 (12)
鹏程万里	穆 农 (19)
锤 声	本溪县 董迎芳 (28)
豪迈的人	《人民日报》记者 (32)
雪谷红灯	红 珊 (44)
友谊之歌	
——一位志愿军的回忆	阎作义 (49)
秋山采药	江山娇 (57)



缩 影

鞍钢炼铁厂 李 克 夫

天刚放亮，我起来饭也没顾得吃，骑上自行车就往厂里的国庆展览馆跑去。这些日子，我忙得脚打后脑勺，总算把展览馆筹备得差不多了，只要今天革委会杨主任最后审查合格，就可以正式展出了！

到了展览馆门口，我一瞅：“噫，灯怎么亮着？”推开门一看，杨主任戴着老花镜，正仰着头，聚精会神地看着“无水炮泥试验成功”的图片说明。我高兴极了，杨主任为了使展览早日跟群众见面，竟这样早就来检查。我悄悄地走到杨主任背后，冷不丁地喊了声：“杨主任！”杨主任回头看到是我，一边笑，一边摘下老花镜。我急忙问他：“杨主任，整个展览你都看过了吗？”“看过了，搞得挺好，基本上反映了炼铁厂二十二年来的建设成果。”他停顿了一会，又说：“不过，还缺点内容。我从厂资料室特意给你们找来一样东西。”说着，他从书兜里掏出一个纸包，慢慢地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了的照片。杨主任指着这张照片说：“这就是二十二年前的二高炉。”我仔细地看这张照片：这哪里还看得出一点点冶炼高炉的样子！一堆破铜烂铁，一片焦土瓦砾，炉台只剩断壁残垣，炉顶上的野草挑衅似地昂着头，……

杨主任加重语气地说：“这张照片，不仅能够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同时也告诉我们，党和人民就是在这样一个钢铁生产处于完全瘫痪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杨主任的话，激起了我思想的波澜。是啊，看看现在钢铁战线上万马奔腾的形势，再看看这张历史照片上的凄凉景象，这二十二年的巨变，真是换了人间啊！杨主任继续说：“我看，应该把这幅照片也展出去，而且你还要照上一张能够反映出二高炉现在的面貌的照片。”我领悟地点点头，说：“对，让人们从这两幅照片上，看到新旧社会的两个天地，看到社会主义祖国前进的脚步！”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巍巍耸立的高炉群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仿佛浑身上下饱蘸了金色的油彩。机声隆隆，火车飞奔，上下班的工人川流不息，钢城沸腾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披着满身阳光，兴冲冲地朝二号高炉走去。

打老远，二高炉上的一幅大红标语，就映入了我的眼帘。上面写着“突破‘禁区’，为世界革命立新功”。我想，准是二号高炉的同志又在搞什么新试验了。我三步并做两步跑上了炉台。只见三个身穿白色炼铁工作服的炉前工人，手把着一根钢钎，“哐”的一声，刹那间，红光耀目，火花飞舞，滚滚的铁水，象一条红绸带不住地抖动。

老排长张铁工发现了我，就喊：“小李，你怎么来了，展览馆搞成了吗？”我跑了过去，回答说：“没有，不过也快完了，只缺你们的一张照片了。”我从书包里把那张历史照片掏出来，递给铁工师傅说：“铁工师傅，您一定记得二十年前二高炉的情景吧？”铁工师傅眯缝着眼睛，把照片举

得挺远，两眼先是瞅着照片，而后从照片上移向远方。他在仔细地思索着，回忆着，两道浓眉慢慢地拧到一块。这时候，几个青年工人也都围拢过来，大家盯住了紧捏在铁工师傅手中的那张发黄了的照片。

过了好一会儿，铁工师傅才开口说：“咱们工厂以前就是这个模样！这阶级仇，民族恨，我一天也没忘记！”铁工师傅朝铁口望望，铁水依然在欢畅地流着，情况正常。然后，他拉着我们一起坐下，说：“我就从这张照片谈起：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临投降时，破坏了机器设备，并恶狠狠地说：‘看你们中国人有多大本事，高炉留给你们种高粱吧！’那个时候，厂区一片荒凉，炉顶都絮上了老鸹窝。这张照片，就是在修复二高炉以前公司派人给照下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以为炸毁这些建设，就会使中国摆不脱落后的面貌，永远依附于帝国主义，它那知道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在废墟上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这个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就是在这一天，鞍钢的第一炉铁水从咱二高炉流出来了，也就是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望着铁水象小河似地淌，眼泪也止不住一个劲儿地流。我心里不住地叨念着：若不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咱工人那能重新拿起钢钎，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炼铁啊！打那以后，一座座高炉修复起来了，一座座新炉子也建起来了，祖国的钢铁生产迅速发展。一九六〇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亲自批示了‘鞍钢宪法’，她象一盏红灯，照亮了咱们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道路。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一伙，更为钢铁生产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说到这，铁工师傅满面春风，脸上的曲曲纹都凑到了一块。

“铁工师傅，您讲得太好了。”几个青年工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也激动地说：“铁工师傅，您说的话我全记在本子上了。我要把它整理成图片说明，使更多的同志都受到教育。”铁工师傅微笑着说：“我讲得不好，不过，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你们新一代的钢铁工人，千万不能忘记过去呵！”

大家正热烈地谈论着二高炉的今昔，突然，铁口卡住了，铁流小了。铁工师傅急忙把照片往我手里一塞，手一挥，说声：“跟我来！”几个青年工人一拥而上，抓起丈把长的钢钎，象猛虎下山一般，向铁口奔去。他们站在上千度的炽焰铁流旁，稳住架，叫齐劲，“嘿哟”一声，把钢钎插进铁口，接着又拽了出来，铁流又畅通了。紧跟着吐出了一些小块焦炭，大伙又冲上去，扒的扒，挠的挠，紧张地干了一阵，一切又正常了。

我问铁工师傅：“铁口里怎么出来这么多小玩艺儿？”铁工师傅用毛巾擦了擦满脸的汗水，笑着说：“我们是在‘突破禁区’，搞小块焦冶炼试验。”我学过两年冶炼专业，还没听说过大型高炉用小块焦炼铁，就又问：“小块焦不是只配给铁匠炉烧火用吗？”铁工师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毛主席不是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吗？前不久，咱们听说国家急需优质大块焦炭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就主动向厂党委提出了利用小块焦进行冶炼试验。这一个月以来，炉上的干部和工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决心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终于

克服了重重困难，闯出了这条新路。小李，你看！”铁工师傅指着铁口说：“这炉优质铁又要出完了，铁口喷了！”

铁口喷了，炉膛里的高压风吹得铁花象万支金箭迸发，似千朵金菊怒放，象节日里天安门夜空上五彩缤纷的焰火，火树银花，迎风飞舞。铁花里，我仿佛看到在祖国千万条江河上，凌空架起了钢铁的“长虹”；在美丽富饶的原野上纵横驰骋着“钢牛”“铁马”；在通往印度支那的运输线上，满载着严惩美国强盗的武器弹药；在巴勒斯坦的丛林中高举起反帝斗争的利戈钢枪……。红光下，我看到铁工师傅和工人们，这些骁勇的钢铁战士，手持着铁铲钢钎，眼望着用自己的汗水汇成的滔滔铁流，脸上挂满了晶莹的汗珠，嘴角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这是一幅多么好的图景呵，我急忙掏出摄影机，摄下了这无限美好的图画。这难道仅仅是二高炉的一个镜头吗？不！这是祖国钢铁工业飞跃发展的真实写照，更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缩影……。



号 子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创作组

下班回家，一只脚刚跨门槛，母亲就对我说：“快吃饭吧，前院你刘大爷来找过你两回啦。”

“是给他下乡的孩子写信的事吗？”

“不，”母亲说，“他要你去帮他写什么……噢，对了，帮他写干活领号子用的话。”

写领号子用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大爷，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装卸工人，在装卸三站担任装卸班长。他虽然已经年过半百，抓革命促生产的那个冲劲，可不比年轻小伙子差，人称“老青年”。特别是在货场领头喊起劳动号子来，工人中数他最在行。别看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是张口就来，出口成章。不过，记得我头一次听到刘大爷的号子，并不是在货场，而是在另一个地方。

那是去年春节以前的事。领导上听说装卸三站的战备教育和忆苦思甜活动搞得比较好，让我去了解一下。那天，我来到站里，正赶上工人们开忆苦大会。会场上的人满满的，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去。这时候，正有一位老工人昂首挺胸地站在台上，用洪亮的嗓音，对大家说：“同志们！旧社会，咱们装卸工人为啥这样苦？就是有‘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肩上！那些洋鬼子、资本家和大把头，骂咱们是‘臭苦力’、

‘臭抬脚的’，胡说什么：‘你们这些穷光蛋，生来就是挨累受苦的命，就得当一辈子奴隶！’在那个年月，咱们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瘦得皮包骨，倒养肥了那些吸血鬼！……”

我听着听着，觉得有些耳熟，仔细一看，那不是刘大爷吗？忽然，我感到会场上更静了，静得只能听出人们由于愤怒而变粗了的喘气声。这时候，只见刘大爷凝思片刻，忽然向台下问道：“在座的老师傅们，还记得咱们在旧社会时喊的号子吧？……”

脚行工人苦哟，吭唷，嗨唷！
汗水伴泪流啊，吭唷，嗨唷！
从春干到秋哟，吭唷，嗨唷！
冬披麻袋头啊，吭唷，嗨唷！
睡在马路边哟，吭唷，嗨唷！
冻死在街口啊，吭唷，嗨唷！
怒火满胸膛哟，吭唷，嗨唷！
仇恨刻心头啊，吭唷，嗨唷！
何日见太阳哟？吭唷，嗨唷！
消灭吃人兽啊！吭唷，嗨唷！……”

随着刘大爷这无比愤懑的号子，台下有人轻声地唱着，其中夹着抽泣的声音。我看见，在我周围的许多工人都攥紧了拳头。……这样的劳动号子，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它是工人们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怒吼，是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有力揭露和控诉！这样的劳动号子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又是多么生动而深刻的阶级教育啊！我正想着，突然，好似一声声炸雷滚过了会场上空，人们敞开喉咙齐声高呼：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打倒刘少奇一类骗子！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从那以后，刘大爷和他的劳动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可是今晚，刘大爷急着找我帮他“写领号子用的话”，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推开刘大爷家的屋门，看见刘大爷在明亮的灯光下，正盘腿坐在炕边，用长满厚老茧的大手紧握着钢笔，趴在饭桌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他抬头看见我，马上放下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哈哈笑道：“哟，你可来啦！我着急了，自个先划拉上啦。”

我笑着问道：“刘大爷，你急着写啥呀？”

“噢，这么回事——”刘大爷严肃地说：“最近，咱们站党支部号召大家，要把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唯天才论’等反动谬论彻底批倒批臭。哼！刘少奇一类骗子说自己是什么‘天才’，不需要实践，就能‘先知先觉’；又说，历史是他们这些‘救世主’创造的，而把人民群众诬蔑成‘群氓’、‘阿斗’，这和旧社会那些洋鬼子、地主、资本家对待我们劳动人民有什么两样呢？我看透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梦想变天，复辟资本主义，让咱们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这，绝对办不到！这些天，我夜里睡不着，就想到了咱们装卸工人的劳动号子。过去，咱们能用它控诉旧社会，今天，为啥不能用它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呢？我想，这可是个大事，要认真对待，今晚把你找来，咱爷俩一起编词儿，叫每句号子都象一颗子弹，又准又狠地射进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黑心窝！”

“好，这太好啦！”我二话没说，脱鞋上炕，拿起笔，做好了记录的准备。这时我发现，灯光下，刘大爷那古铜色的脸上的一道道皱纹，好象刻成的一样，显得更深了。他目光炯炯，仪态严峻，低低地哼起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新颖的劳动号子。于是，我握紧了笔，心情激动地在纸上飞快地写下去……

事隔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和局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到市内轻轨的轨道翻修工程参加劳动。这项工程开工以后，由于人力一时不足，铺轨进度减慢下来，全市人民都很关注。快到工地时，我忽然隐隐约约地听见前面传来一阵阵悠扬悦耳，象一曲百人大合唱似的歌声。我加快了脚步，歌声也渐渐由远而近，后来终于听清了，哦，原来这是真正的歌声，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人阶级在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优美、雄壮的歌声——劳动号子。

“装卸工人干哟，吭唷，嗨唷！”

重担挑在肩哪，吭唷，嗨唷！

立下愚公志哟，吭唷，嗨唷！

填海又搬山哪，吭唷，嗨唷！

红旗插全球哟，吭唷，嗨唷！

日月换新天哪！吭唷，嗨唷！……”

听着这气势磅礴、感情奔放的诗句，我心中猛然一动：这不是刘大爷让我记录的号子吗？而那领号人洪亮的嗓音和动听的旋律，不也是刘大爷所特有的吗？我的眼睛随着领导声搜寻着，终于看见：在那边不远的轨道旁的石堆最高处，在两面迎风飘舞的红旗中间，象一株红松似地昂首挺立着一位老工人，汗水在他古铜色的脸上闪闪发光，他一手扶着平

嘴丁字镐，一手按着号子的节奏有力地挥舞着，一声紧接一声地领着大家引吭高歌。随着他的号子，工人们齐声呼应，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同时将无数把丁字镐高高举起，然后奋力往下一挥，向枕木底下的碴石砸去，把道床填满夯实——

“历史人民创哟，吭唷，嗨唷！

群众是主人哪，吭唷，嗨唷！

打倒刘少奇哟，吭唷，嗨唷！

批臭唯心论哪，吭唷，嗨唷！

粉碎复辟梦啊，吭唷，嗨唷！

团结向前进哪！吭唷，嗨唷！……”

我听着这一声声嘹亮有力的号子，望着眼前热气腾腾的动人场面，不禁想起了那天晚上刘大爷说过的话。真的，那每一声劳动号子，都是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有力批判，都是激励人们革命斗志的战歌，都是推动革命和生产的动力！

可是，我脑中还有一个问号：装卸站的刘大爷怎么来到客运公司的工地上劳动呢？我正纳闷，客运公司驻这个工地的联络员小张忽然迎面跑来，将我一把抓住，兴奋地大声说：“小陈！你来得正好，快给报社写篇报道吧！”他一手拉我，一手向沸腾的工地指着说：“看见没有？那位领号的老师傅姓刘，本来是装卸工人，听说咱们翻修工程缺人，一大早就带领他们全装卸站轮休的工人同志赶来支援啦！这不是，连过路行人都被带动起来，捞起家什就干上了！这一来可好，才半天工夫，就把工程进度提高了两倍！嘿，我的‘记者’同志，赶快写吧！”

听了小张的话，我心中一阵激动，只觉得一个洪亮的声

音在我耳边响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啊，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正以前所未有的无穷智慧和忘我劳动创造着人间的奇迹，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想到这里，我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顺手抓起一把丁字镐，随着刘大爷领的号子，把镐头高举过顶，用力向枕木下边的碴石狠狠地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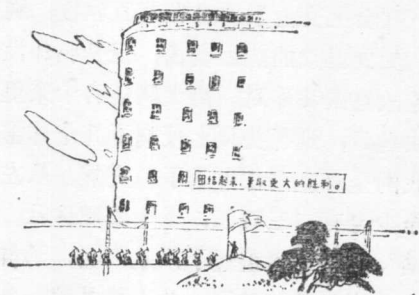
“铺开革命路哟，吭唷，嗨唷！”

迈开跃进步啊，吭唷，嗨唷！

胸怀大目标哟，吭唷，嗨唷！

奔向新征程啊！吭唷，嗨唷！……”

那一声又一声悠扬嘹亮的号子，越唱越有力，越唱越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它直冲云霄，气贯长虹，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中久久地回响着，激荡着……



乌兰其其格

石 扬

六月的草原，阳光灿烂。

下了汽车，我顺着一位牧羊老人指给的方向，照直朝阿拉坦敖都大队走去。

开满了百合、马兰、紫菀等各色各样花朵的草原，远近游动着畜群，红柳围着的饲料基地翻起层层绿浪，高高矗立的风动水车，旋转着巨大的铁臂，整个草原展现着社会主义新牧区的繁荣景象。

我是来采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乌兰其其格同志的。乌兰其其格——红色花朵，多么响亮的名字啊！去年，她在旗里的一次会上交流了“身在草原放牧，胸怀世界革命”的经验，受到群众的热烈赞扬，但是我却没见过她。

老天好象故意跟我作对。离大队还有十来里路，西北天空飘来了一块乌云，到了头顶上便响了几个炸雷，接着就是狂风暴雨。我的全身立刻都淋透了。突然，从左边横冲过来一个马群，至少也有二三百匹，个个膘肥体壮，欢蹦乱跳。

“踏、踏、踏”的马蹄声盖过了风吼雨啸，马群后面，一个年青的姑娘骑着枣红色的骏马，头上横扎着一条粉红色的布巾，身穿淡绿色的长衫，手里拿着长长的套马杆。狂风不时将她湿透的衣襟高高掀起。我很奇怪，为什么她不穿雨衣

呢？牧民出牧都是带雨衣的。

她到了我跟前，把马一勒，问道：“同志，你从哪儿来？”

“旗里。”

她用手向东指了指，笑着说：“快到我们放牧点避避雨吧！”

刚走几步，我看见在马群的最后边，慢腾腾地跑着一匹白马，身上搭件暗黄色的雨衣。噢，我明白了……，那马准是有病。这时，我望着姑娘前去追赶马群的矫健背影，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敬慕的心情。

快到屋子跟前的时候，刚才那位姑娘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了。她的下额、衣襟滴着水珠，还没等我开口，就热情地说：“快到屋里把衣服烤烤吧。”说着，又转身对旁边一位姑娘说：“乌云，你陪这位同志歇一会，我去接接图雅和娜仁，快点把牛羊赶回来。”

“班长，看你淋成啥样子了，我去吧。”乌云的话还没说完，她的班长，已经冲出门外，跳上马背，驰向风雨深处……。

我转过身来，仔细打量这间房子。正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左边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右边有一面鲜红的旗帜，上边绣着几行字：

“赠给

红色放牧班

阿拉坦敖都大队党支部”

“你们班长叫什么名字？”我回头问正在那里架牛粪火的乌云。